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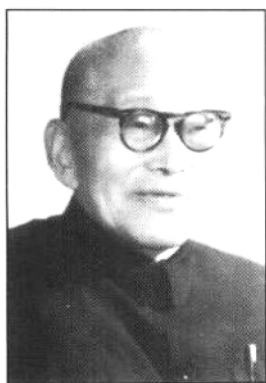
慈溪学术界名人

第二分册

(慈溪文史第十三辑)



1102



吴耕民



陈之佛



林汉达



宓超群



周逸江



郑葆芬



沈炎南



路王



虞佩兰



吴光南



韩正康



徐济民



邵长荣



叶蛩声



叶涛



赵陵生



边兴昌



叶瑞伦



陈志新



童钟杭



张水敏



陈如坤



张善通



袁伯水



王嘉龄



陈修范



俞昶兴



蒋维清



徐森根



陈贵强

目 录

1、我国现代园艺学奠基人吴耕民教授 … 周乃复、童 心(1)	
2、工笔花鸟画大师陈之佛 …………… 郑逸群(19)	
3、林汉达自传 …………… (34)	
4、宓超群自传 …………… (43)	
5、周逸江简历 …………… (49)	
6、分子生物学家郑葆芬 …………… (51)	
7、沈炎南教授学术思想 …………… 沈小珍(56)	
8、路工先生………… 童银舫、童兆良(62)	
9、我的学术成果 …………… 虞佩兰(65)	
10、农业生物遗传生理学家吴光南 …… 陆维忠、汤邦根(67)	
11、动物生理学家韩正康………… 陈 杰(73)	
12、回忆录………… 徐济民(80)	
13、邵长荣经历和事迹………… (86)	
14、我的简历………… 叶蜚声(93)	
15、沉痛怀念叶涛同志………… 方 莱(96)	
16、责之严源于爱之深………… 赵 静(99)	
17、边兴昌经历及学术成果 …………… (104)	
18、悼念叶瑞伦同志 …………… 陈宝棋(110)	
19、陈志新自传 …………… (113)	
20、自 传 …………… 童钟杭(124)	

21、张永敏简历和学术著作	(131)
22、陈如坤传略	(134)
23、儿科教授张善通	(136)
24、我的传记	裘伯永(139)
25、奉献——记王嘉龄教授	天津市教委(142)
26、画家陈修范	关 凡(146)
27、胸怀祖国 面向世界	韩春仪(152)
28、回 首	蒋维清(160)
29、著名生物物理学家徐森根	徐洁玮(168)
30、陈贵强教授简历	雷 迅、胡子达(173)

我国现代园艺学奠基人

吴耕民教授

周乃复 童 心

1991年11月4日,中国园艺学会名誉理事、浙江农业大学一级教授吴耕民先生溘然长逝,享年95岁,我国园艺领域的一颗巨星陨落了。《人民日报》在为他发布的讣告中,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业绩:“在长达7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吴耕民呕心沥血、辛勤耕耘,为祖国、为我国园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丰硕的学术成果,将久远地润泽着祖国秀丽的山川沃野,为人民造福。

童年遇良师

吴耕民先生,慈溪市精忠乡东溜场村人,1896年3月17日出生于一个四代同堂的以制老酒和种棉花为业的小康之家。父母不识字,但都是劳动的好手,亲友也都是种田人。由于全家崇尚劳动,他从5岁起就跟着大人下地摘棉花。这种寓农作于游乐中的童年生活,使劳动在他心目中成了极为美好的事。直到八十多年之后,他还对富有诗意的童年记忆犹新。面对一望无际的青绿棉田,“好象万顷碧波,卷起朵朵浪

花”，“见到这种美景犹如今日儿童观看彩色电视，其乐无穷”；而当劳动中烈日高挂，汗如雨下时，“一阵清风拂来，浑身清凉舒服，个中滋味，赛似现在喝冰冻饮料。”那时，他浑身晒得乌黑发亮，得了个“乌金子”的外号，他也以做“乌金子”为荣。他家人提倡劳动的办法，也别有情趣，充满温馨：小孩采摘棉花分别过秤，每斤发一个铜钱的“奖金”，吴耕民把这铜钱全换成“金顶子”（一种白铜质的铜钱）积起来，数年中居然有了3000个“金顶子”，后来成为他中学时期的部分生活补助。他在家乡度过的童年，“就是这样培养了我的劳动习惯，诱发了我对农业的浓厚兴趣。”

耕民先生幼年秉性聪明，记忆过人。7岁（1902年）开蒙，读《三字经》、《神童诗》、《四书》，10岁进邻村驿亭路私塾，读《幼学琼林》，11岁到离家10里的周巷镇崇本学堂读小学。他的家乡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地区，小学老师虽然还都是秀才、举人，但常追求标新立异，因此，在教学传统的经学外，有了《论说入门》以及国文、地理、历史等课程。耕民先生也于1909年在这里开始学习英语。1910年（清宣统二年）春，他考入绍兴府中学堂，开始了对他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新的求学生活。

绍兴府中学堂的前身是1897年徐树兰创办的绍郡中西学堂，蔡元培曾任总理，徐锡麟曾任经学。1906年易名绍兴府中学堂（就是现在的浙江省绍兴市第一中学），是我省早期按近代教育思想办学的著名学校之一。1910年鲁迅先生来校任学监兼博物课教师，并经常在《越铎日报》发表文章，揭露当局的丑行劣迹，对吴耕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耕民先生曾说：“我和鲁迅师相处时间虽短暂，但受惠长及一生。追本溯

源,我之所以学农业园艺,是由于鲁师教我博物时,使我对生物发生了兴趣;以后又觉得鲁师以教学为业,诲人不倦,乐在其中,所以我自 25 岁迄今终身从事教学。”当年,在一大群背拖辫子,身着长袍、马褂,吸烟用短烟管或水烟筒,走路踱方步,教学呆板,道貌岸然,动辄训人的秀才、举人中间,突然鹤立鸡群般来了一位没有辫子,戴礼帽,留小胡子,西装革履,手执洋杖,目光炯炯,和蔼幽默的“豫才先生”,就立刻成为全校学生的追求科学,追求进步的核心。其中对耕民先生影响最深,让他终身难忘的事有如下几件:

当时,学堂门口的两块虎头牌上,各挂着一条黑皮鞭,若有人擅自闯入校门,就要遭到鞭打。有一次,一位农民家长不了解规定,未经同意就进校探视儿子,受到了鞭打的惩罚。此事引起了广大学生的义愤,同学们就向学监鲁迅先生告状。结果,在鲁迅先生的支持下,这条代表封建专制的黑皮鞭被永远地取了下来。这件事虽不大,却让少年同学们懂得反抗专制、争取平等和人权的道理。耕民先生也是在那时,学鲁迅剪去了辫子。如果不是辛亥革命后,吴先生被迫离校,他可能因此走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鲁迅教学特别重视结合实际,这对学生带来了明显的益处。中学虽然办在府城里,但那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地方,“划船为交通利器,锡箔是重要手工业品”,同学们所见极少,电灯、煤气灯、电筒、电车、火车、汽车、轮船、铁路、公路甚至黄包车都未曾见过。鉴于这种闻见闭塞的情况,鲁迅先生倡议利用秋季远足的时间,组织学生到南京去参观“南洋劝业会”。对此行,耕民先生回忆说:“那次参观远至南京,我正如一只井底之蛙,忽然一跳出井,自绍而杭而嘉兴,再自嘉兴到苏州,乘

车直达南京,都是异乡异地,未曾到过之处……尤以劝业会集各地和海外物产精华于一地,供我们参观学习,眼界大开,思想豁然开朗……”参观对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当然这也和吴先生的求知善思有关。举个极小的例子:他们在火车上见到几个外国人用小刀剖瓜子,把手也割出了血,这就使“我觉到洋人杀鸡用牛刀,愚笨之处亦甚多,中国人的智慧何尝劣于洋人,或反有过之无不及。这点对我自卑感的消除,是大有帮助的。”

童年遇良师,鲁迅先生的言传身教,对于吴耕民的为人处世,对于他的专业选择,对于他的治学态度和教学风格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那“求学读书而立志不做官”的“清高淡泊”的志向,就是这时形成的;对鲁迅在生理课上提倡的“勿贪食”,“勿吸烟喝酒”,“勿赌博熬夜”,“多参加体育活动”等,也深信不疑,终生奉行。

1914年冬,吴耕民学满4年课程,但因参与当年的罢学风潮,他作为学生代表之一,被勒令斥退,未能得到毕业文凭,快快地离开了学校。

学业有专攻

1914年他到上海自学英语等学科,抱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苦读精神,学业进步很快。是年9月,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来上海招生,吴耕民先生以同等学力应考,并以第一名被录取,终于实现了学农的志愿。他为此庆幸,遂改名“耕民”,以原名“润苍”为号。“润苍”即“润泽苍生”,以“耕”为滋润苍生,实在是他的理想,也是他一生事业的

概括。

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是当时我国唯一的一所农业高等院校。它的前身是190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的农科,首届招生仅一班约30名。1913年改为北京农专,并于1914年招收农科、林科新生各一班,学制为三年。吴耕民考入的就是这一届的农科。在北京农专三年,吴先生刻苦学习,夜里上床后还闭目默诵,直至睡熟。他成绩突出,三年中前后7次考试,他都名列全班第一。由于他孜孜不息,终日喃喃,当时还得了个“阿木”的绰号,并闻名全校。他后来提倡的学文“五到”,实是他青年时期学习生活的总结:“所谓口到是硬记背诵;眼到是把字句——看清楚,在科学技术上即要有感性认识;心到是要求了解字义或文义的理性认识;耳到是求文字的韵调悦耳;手到是练习写作即实践;有时还要脚到,即写文章时有时对事物不明,还须跑到实地看看。”他刻苦学习的精神,还传到教育部,为当时的教育部次长袁希涛所赏识。

北京农专全面开设了有关农业的课程,但园艺方面比较薄弱,仅设果树栽培一门,教师又非本专业出身。教学上,实验较为忽视,每周仅二次,其中农场实验又常流为单纯劳动,趣味索然,形同虚设。鉴于这种情况,校长路孝植和许璇、吴季春、梁希等教授提议并呈请教育部核准,由学校出资选派本校优秀毕业生至日本专学农业实地操作,三年后回校担任农场、林场实习教师。于是,吴耕民和林科的殷良弼就被选送日本留学。吴耕民是抱着强烈的救国愿望出国留学的。他赴日前接受教育部部试时,应试作文《民富则国安,民贫则国危论》中就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议论:“有一国焉,幅员广大,资源丰富,但其组成之民,室如悬罄,家无担石,饥馑来临,国本危

矣。古人云：民富则国安，民贫则国危，诚者其言乎。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治国之本在于治民，治民之道在于使民脱贫致富，力求人人食饱衣暖，家家安居乐业，则生财有道，五谷满仓，六畜盈栏，即使偶遇饥馑，亦可截长补短，安度难关，如是人心大定，国泰民安，确属长治久安之大道。”他又说“若夫治国者目光短浅，不为群众谋利益，专事横征暴敛，残酷剥削，聚财于一己权力之下，则必致人民一贫如洗，生活维艰，平年虽尚能勉强过活，偶遇凶灾，必致流离失所，弃家逃荒，老弱葬于沟壑，壮者散至四方，饥寒交迫，铤而走险，为非作恶，到处扰攘，国亡无日，岂能望其长治久安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吴先生青年时期的爱国热情和他立志学农的动机。

吴先生出国前还去北京绍兴会馆拜访了他的恩师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一席话，是他终生未忘的：“你学农改名耕民，名实相副，很好。你已在农校毕业，成绩不错，能到日本去深造，这当然很好，但到日本后，不要贪多，应专攻一门，则三年有成，回来后为国作出贡献。”1917年9月，吴先生抵日本，先用一个月的时间学习日语，达到阅读专业书籍的程度，然后按照临行前鲁迅先生的指导，选学园艺，于是年12月至设于静冈县的兴津园艺试验场作研究生，专攻果树及蔬菜栽培。他从此由农科转而专学园艺（对这种“先广后狭，正如造塔，基础大而渐向上缩小升高”的求学方式，他晚年时还特别加以强调）。他每天听课二小时，工作、实习六小时，努力接触日本园艺实际。他每听完一堂新课，就到试验场去，面对果树、蔬菜，对照课本观察推敲，他把这种方法叫做“同果树蔬菜对话”，认为这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好方法。

吴先生93岁时，为了青年学子事业有成，写过一篇题为